



墨白千九
著

王府

娇妻

她是王府选定的“冥婚新娘”

- 本应抱着牌位独守空房
却有神秘男子涉夜而来

是她已故的夫君，还是另有他人？

- 她誓要找出神秘男子，却在王府掀起滔天巨浪
- 看飘零孤女，如何从**未亡人**登上**王妃之位**……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王府

墨白千九
著

娇妻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府娇妻 / 墨白千九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68-5219-7

I. ①王… II. ①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3423号

王府娇妻

墨白千九 著

策 划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安玉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TITI设计 · QQ: 8892271
titi822@163.com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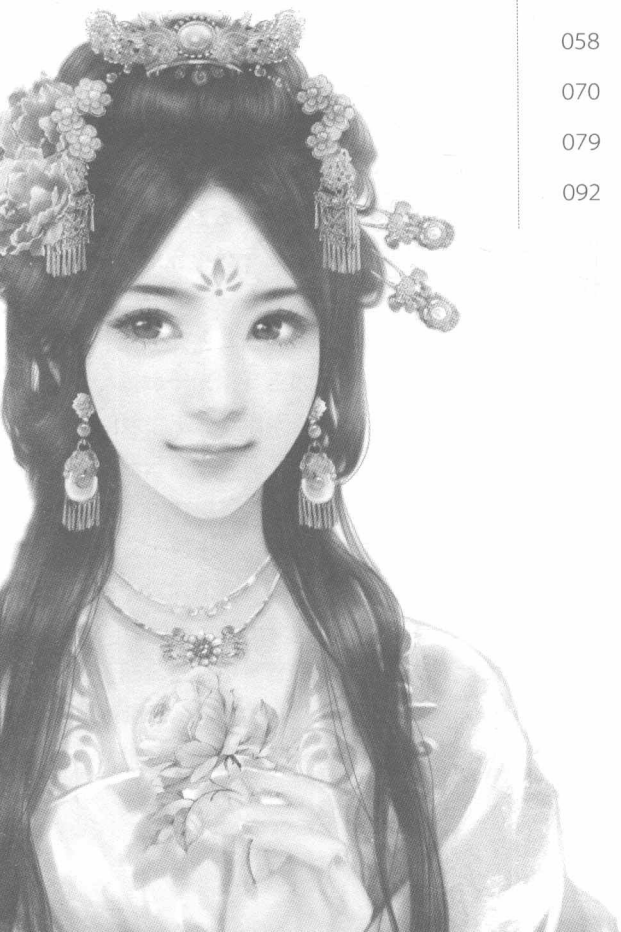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68-5219-7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第一章 | 代嫁 |
| 009 | 第二章 | 沈风栖 |
| 019 | 第三章 | 蜜糕 |
| 030 | 第四章 | 赌一把 |
| 038 | 第五章 | 刁难 |
| 044 | 第六章 | 真相 |
| 058 | 第七章 | 药水 |
| 070 | 第八章 | 暴露 |
| 079 | 第九章 | 拒绝 |
| 092 | 第十章 | 沈风景 |



目录 Contents



100	第十一章	报复
107	第十二章	主动
115	第十三章	密谋
153	第十四章	墨璋
139	第十五章	相救
146	第十六章	信与不信
156	第十七章	昏迷
177	第十八章	帮助
191	第十九章	成亲
221	第二十章	假死
231	第二十一章	温存
242	第二十二章	打赌
258	第二十三章	怀孕





第一章

代嫁

冬季的寒风凛冽，打在窗棂上，吱呀作响。

陆云袖静静地坐在窗边，望着窗外飞雪，这雪飘飞多时，俨然已经掩盖大地。她目光所对有一株梅花，寒雪中正傲然绽放，纵是隆冬腊月，这红梅依旧绽放得异常鲜艳，就如同屋里的人们讨论的话题那般热烈。

他们讨论的内容，陆云袖觉着事不关己。

而恰恰，不管是姑姑还是姑父，又或者是正在堂中的表妹，都欣喜若狂地议论着：李家欠了睿王府这么多年的债，总算是还清了。

是的，陆云袖三日后，将要以冥婚的形式，抱着小公子的牌位嫁进王府。

睿王府小公子，几日前突然暴毙。伤心欲绝的侧妃恳请睿王爷替她做主，为小公子择一房妻室，为他择偶完婚，也好尽了这做爹娘的责任。

而陆云袖，就是被选中的那个女子。

表妹李依依笑盈盈地坐在她的对面，握住她的手说：“表姐，谢谢你代替我嫁进王府，依依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陆云袖勉强笑了笑。方才这一家人抱在一块儿肆意狂欢的嘴脸，真当她没瞧见吗？她手握紧抽回说：“云袖这些年一直寄养在这里，如果没有姑姑姑父，何来这般安稳的生活？报答是应该的。”

李依依托着脸，非常艳羡地说：“我听闻那睿王世子沈风栖，颇有风骨，民间传闻他才学出众，表姐若是进去，能否为妹妹引荐一番？”

陆云袖心中觉着一阵恶心，奈何面上却是不能有任何表现，遂淡淡起身，敷衍道：“妹妹放心，此事姐姐定会成全。”

说完话后，她转身离去，在冬日里一身朴素蓝衫更显得她身形单薄。

所谓她陆云袖是被选中的女子，自是假话。原本睿王府看中的是李家的独女李依依，但是姑姑与姑父怎么舍得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牌位。两人商量之后，不管陆云袖是否会反对，便擅自将李依依换成了养女陆云袖。

陆云袖得知之后，几度想要扑上去质问自己那狠心的姑姑。但她终究还是选择沉默地望着满室简陋，放弃了挣扎。有什么用呢？她总比李依依要隔得远，姑姑不能当真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断送青春，入了这近乎坟墓的洞房。父母早逝后，寄养在姑姑家数年的她，也要为这个家做点贡献不是？

陆云袖自嘲地望着窗外渐渐染上霞光的雪霁天色，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为自己往后更加孤苦无依的生活发愁。

一大清早便有睿王府送来的所谓彩礼，放在堂屋正中，有一半是真的绸缎尺头和金银财宝，另一半却是纸糊的，包含皮、棉、夹、单衣服各一件，锦匣两对，内装耳环、镯子、戒指及簪子之类的首饰。

在这桩买卖里，姑姑姑父是有赚无赔，他们只需要还回去纸样的冥器作为嫁妆，在小公子的牌位前陈列半天便可。

姑姑收拾了好半天的彩礼，这才消停下来，总算是有时间来与陆云袖说话：“云袖啊，在睿王府要好好生活。以后姑姑说不定要指望你了。”

陆云袖微微咬唇，表面看起来似是低眉顺眼，心中却冷冷地嘲笑着。她说：“幸好这番是抱着牌位冥婚，不是要了我的命去做合葬，想来倒是我讨了运气。将来若我有机会得势，自然不会忘记姑姑对我的恩德。”

这家人当真将她当作傻子不成。原本王府相中的是李依依，姑姑姑父硬是买通相士在王爷王妃面前一番陈词，说自己比李依依的八字更合，最后王府欣然同意，由她冥婚。

姑姑被她说的话噎了下，不再多言，讪讪地离开了她的房间。

陆云袖见她走了出去，这才转身，对着小铜镜开始描画。她着了红妆，往日清秀无澜的面容因着那晕红，反倒添了几分艳丽。一生只有一次的机缘，哪怕是嫁个死鬼，也是自己的命。

眉黛轻描，桃腮微染，扣上的胭脂盒上细细绘着出水的清荷。屋中火盆里的木炭噼啪作响，有轻烟盘绕，似乎直升腾到搁在桌上的所谓相公的牌位前面，她看着看着便有些恍惚。

睿王府小公子沈风景，现年十九，论年岁，比陆云袖大上三岁，若还活在世上，也是个不错的姻缘。毕竟她虽已到破瓜之年，却终究不能有机会结



识出色的男子。毕竟在这李家，她不过是个寄养的孤女。

恍恍惚惚的，陆云袖被媒婆盖上了喜帕，双手间还被人硬塞了一个牌位，就这么被人领着上了花轿。她的身后，传来姑姑姑父撕心裂肺的哭声。旁人说，这冥婚啊，便是红事白事交加，哭是一定要哭的，哭得越惨，死了的那位，在地府过得越安康。为了让睿王府的人看得清楚，李家一家人哭得格外卖力。

有人说，这李家不厚道，光顾着挣钱还债，却不顾这孤女的命途多舛；也有人说，这王府里还不会给她什么样的欺凌，想来她以后的日子不一定好过；甚至有人说，弄不清这王府闹的什么么蛾子，说不定这小娘子进去，会给王爷做了小……

小公子的棺材还停在灵堂，可横梁上又结着鲜红的纸花球，红的、白的、金的，这异常诡异的一幕，令来宾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陆云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拜完天地，而后被两个丫鬟送入了偏僻的新房。

自昨日一夜未眠，到今日又折腾连连，不但饿，而且乏累。但自从丫鬟们将她送进房之后，却都离去了，再没有一个人守着她，更没有人告诉她，接下来她要做什么。

比方说，是可以直接躺倒睡下，又或者是可以稍稍吃些东西。就算这些都不说，可至少也该告诉她，何时能将这碍事的盖头取下，把手中的牌位寻个地方搁一搁。

毕竟她嫁的只是个牌位，并没有指望会有个男人来挑盖头。想到这儿，陆云袖忽然打了个冷战，她这才感觉到，这个房间似乎过于安静，不但声息全无，甚至连外面的喧闹声也丝毫听不见。

新房到底有多偏僻，怎么这么冷清？想到这儿，她抱着牌位的手握得越来越紧，她越来越害怕了。

过了许久，未曾有半点声息，盖头盖得实在有些憋闷，她终于将它拂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整个屋子。

比起李家给她的那个住处，这里自然大了许多，前后两进，老花梨四合如意纹的卧榻上铺着鲜红的被褥，几个梅花式的香几上搁着香炉，尚自散发着淡淡的荷香，这是她喜欢的味道。幸而睿王府不算太怠慢她，至少还打听过了她的喜好。

红艳艳的烛火，在微风中摇曳着。这时，一阵凉风吹过，打得窗户吱呀乱响，蜡烛也跟着瞬间熄灭，吓得陆云袖扔掉了牌位，迅速坐到床上。

她方才看得出了神，这时却被这一吓惊出了身冷汗。

陆云袖倒是未曾忘记自己是与个死去的人入的洞房，这空空荡荡的，细想想真是非常惨人。她赶紧站起，走到桌旁，先寻了点吃食，胡乱塞入口中。待填饱了肚子后，方才感觉到安定了许多。

从今以后，是不是她只要一个人以小公子未亡人的身份过下去便罢了？

以此芳华年，度了残余生？

外面的夜色逐渐深沉，冬日的月色总是会更加清冷，窗棂间华辉投下，陆云袖觉着有些冷，却偏偏不敢去床上歇息。若说不怕，那绝对是骗人的。方才那股寒风吹熄了蜡烛，整个房间里，都透着股森森寒意。虽因意难抑，她却压根儿提不起去那张殷红如血的床上歇息的想法。

她搓着手，努力让自己能够在来回走动中暖和一些，偏巧不小心一脚踩上了刚刚被风吹掉的小公子的牌位。念了声阿弥陀佛，陆云袖弯腰拿起，搁回了桌上。

手方停在原处未动，却忽然毛骨悚然起来。其实已经夜半三更，按理说不应有谁来打扰或者是有人影晃动。

但她分明是在不远处的窗上，看见了月光投下的人影。

陆云袖不安地绞着手中的喜帕，吞了下口水，为自己壮了壮胆，默默地朝后退了几步，顺手抄起一个竹雕倚琴听松香筒，摸到床上，躲到了床帐后。无奈，原本她便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若当真是鬼怪滋扰，恐怕也无力回天，眼不见为净比较要紧。

不过她转念一想，或者是自己想多了，说不定是来与她说明日晨起奉茶等事情的下人吧，但是看看这天色，她又觉着似乎不妥。然而陆云袖终究是个比较大胆心细的人，咽了咽口水后，决定端正坐好，以待来人。

吱呀——

先是轻微的开门声。

想是一套，做却是另外一套。陆云袖整个人倏然紧张地蜷住，缩到床帐后头，透过绘有山水的红花厚布帘子看向外头。很快，她看到真的有一个人，在朝着自己慢慢走来，并且看身形，并非丫鬟。

陆云袖“噌”的一下浑身汗毛倒竖，已然是战栗到了极点。莫、莫不是小公子的魂跑了过来？

那人缓缓走着，步子不急不缓。



陆云袖忽然非常后悔，方才风把烛火吹灭了为何不去点着，那样至少在这么幽暗的环境下还有个灯火，也能给自己点勇气。

如今却是，身处黑暗，勇气尽失。她甚至在这漫长而又短促的时间里开始乱想：这男人若不是小公子，那又可能是谁？

“你……是小公子吗？”陆云袖试探着问了句。

那人依旧不说话。陆云袖心里慌得很，憋足了气，想大喊一声“救命”。

那人突然逼近，刹那间一把捂住陆云袖的嘴，并且坐到了她的身边——这不但不是鬼魂，而且是个大男人。

大半夜跑到新嫁娘房中的男人，能有什么目的？！这已经不言而喻了！陆云袖险些晕厥过去，奈何那人已经把她抱得紧紧的，让她丝毫不能动弹。

耳畔被一双唇贴住，那人说：“我不是小公子，但你保证不喊叫，我便放你自由。”

陆云袖“唔唔”了两声，以示自己会听话。

他却未松手，倒是搂得更紧了：“你要明白，我想弄死你，随时可以，若你不聪明一些，今晚可就香消玉殒了。”

陆云袖瞬间蔫了，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

他这才松开手。

借着勉强能瞧见的浅浅月色，陆云袖打量起这人。他的身形很是高大，足有七尺，光是与她比肩坐着，身量便已超过她许多，真要动起手来，又岂是她能抗衡的。

她低声问了句：“你是谁？”

死也要死得痛快些吧，陆云袖虽一直逆来顺受，但好歹比较坚强，在没到绝望的时候，她至少还要努力一搏。

他戴着面具看不清面容，眸光却分外清冽，冷寒得令人胆怯。

“你虽嫁入王府中，但小弟已然去世，你这下半辈子恐怕会一人孤苦，父王怜你无助，特命我来替小弟圆房。”

听了这话，陆云袖的脑子半晌未曾转过来，等回过神，她不由想起来前几日表妹李依依与自己说的话——我听闻那世子沈风栖，自有风骨，民间传闻他气度非凡、学识渊博，是一位才子，表姐若是进去，能否为妹妹引荐一番？

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怔忡地问：“你是世子沈风栖？”

对方倒是轻笑了声，声音低沉而又沙哑，离得极近，带着温热的气息直

接咬在陆云袖的耳中：“你说呢？”

见她还在迟疑，对方将话又挑明开来：“将来我便是承袭王位的人，虽不能光明正大地纳你为妾，但至少能保你衣食无忧。”

“可是……”

那人挑起她的下巴，朦胧的月光衬得她那张清丽无双的面容更为动人，此时这面容上的寸寸肌肤在他目光的审视下渐渐染上淡淡红晕，恰如出水清荷，风姿不俗。

他想：这陆云袖……若真是平白无故地守了活寡，那也当真可惜了。

陆云袖惊住，她向后连挪几下，却都被男人扯了回去。她生怕被人瞧见，又怕此人身份是假，忍不住低声怒道：“你若是沈风栖，便拿出证据来。”

那人轻笑，“我若是没有证据，你便不信王爷的安排了吗？若我不是，我又怎么能在大婚之夜摸进这里来？你要晓得，这整个王府戒备森严，寻常人又如何得知新娘会被安置在此？”

陆云袖被这句话打动，细细想来，他说得也是，自己住得如此偏僻，即便是登徒子，也不会觉得这里是新房所在。就算有天大的胆子，谁敢在王爷府中作孽？

那人轻抚陆云袖柔软的发，再不管这女人有什么意见，瞬间欺上，吻上她要抗议的双唇。

陆云袖立刻傻在原处，不知所措地瞪大双眸，她似乎瞧见了那似寒潭的双目中一抹讥诮之意，顿时羞得无地自容。她作为一个未亡人，居然要与“新郎”的长兄圆房。

他略显粗暴地撬开了陆云袖的唇，探舌进了她的口中。躲无可躲的她被亲个正着，小嘴里发出“唔唔”的喘息声，显然是十分抗拒这等行为，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没有半点办法。他的吻很深很深，虽有些强势却还是令人有些陶醉。毫无经验的陆云袖胡乱推拒着，但不多时便在这种强硬的攻城略地中丢盔弃甲，毫无反抗之力。

忽然，发丝垂落一床，原来他已经沿着耳垂咬下了盘发的簪子。陆云袖垂着眼眸，捂着上身，窝在床角，显得越发可怜。

原本浮着清辉的明月，在这等令人脸红的时刻里，终于藏在云后。婚房之中，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而他，也褪了衣裳，将她的手轻轻一扯，她便再度回到了桎梏当中。



陆云袖的上身一凉，亵衣被拨开，露出光裸的肌肤。

陆云袖半躺在他的怀中，一双漂亮的眸子泪汪汪地看着对方。那泫然欲泣的表情，露出的神色自是最惹人怜爱的。

其实她心里还是有半分疑虑，心想，这若是沈风栖，又为何与传闻中不大一样。此刻与她贴得没有半分缝隙的身体强硬而又紧实，一双钢臂铁腕力量无穷，满身硬邦邦的肌肉像是锻炼许久，这分明是个武将，哪里会是个文人？

她在那彻底投降的最后一刻，还兀自挣扎着问了一句：“你、你当真是沈风栖？”

他笑着，似乎觉着这女子固执得可爱：“你说呢？此时若想反悔，还来得及吗？”

必然来不及了！陆云袖软叹了一口气：“我还在努力尝试……”

那人微微一顿，显然是没想到她会是一般性情，不觉轻笑出声。之后，似乎是在挑战极限，他沉默了一会儿，只把手缓缓抚上……

陆云袖本就性子淡泊，也从未想到自己会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一时间悸动难耐。

“怎样？什么感觉？”

这男人移到陆云袖的耳边，一面亲吻着一面问。

她捂着脸不敢回答。

他拨开那双遮着身子，还强自挣扎，妄图掩耳盗铃的纤纤细手，用最后的行动彰显着自己的强大。他贴近再问了一遍：“感觉如何？”

陆云袖被欺负得哭了出来，她本就性情淡泊，在李家生活的十年，也未曾体验过如此的纠结情绪。

“我……我不知道，别逼我……”

“那我教你一件事。”他骤然温柔了下来。

“嗯？”陆云袖忘记哭泣，转而愣愣地看着他。

手抚回腰间，他轻笑着说：“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可怜杨柳腰，堪爱桃花面。仪容明艳，果然金屋婵娟，举止端庄，恰是香闺处女……碧梧初出，桂花方吐蕊。殷勤红叶传蜜意。”

“你！”陆云袖听他这般说，倒是冷静了下来，方才怀疑他不是沈风栖的心思，逐渐淡了。这般文才，又岂是寻常人。心里安稳了，身子就越发地软。

他从床头衣裳堆里寻来一帕，垫在她身子底下。

“你可晓得接下来要做什么？”

陆云袖茫然地看着他，羞红了脸，摇头。每每与那双静若寒潭的眸子相遇，她便会失了分寸。

他行动起来，旋即，她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捂住自己的嘴巴。那撕裂的剧痛感，随着他攻掠的加重，使她双眉紧蹙，两行清泪不断地从眼角滑落，这并非是委屈的泪水，而是真的疼痛。痛楚袭遍全身，痛得她已经咬白了自己的唇。

她到底还是与沈风栖圆了房，虽然不知道明日究竟会是怎样的天，但至少、至少她在这王府，或许不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了。

这般想着，心下开始有些暖意了。媚色飞上了眉眼，她不由自主低声唤道：“相公……”

大抵是这软绵的倾诉，让对方有些发愣，转而促使他更加猛烈地攻击，瞬间便让陆云袖迷乱起来。

屋外是个小小荷塘，只可惜隆冬季节里，已然是一片白雪茫茫。而原本清冷的室内，因着这旖旎春光，终于暖融起来。

陆云袖的手软软地搭在床下，随着身体的不断起伏而无助地沉浮着，就好似一叶孤舟，在江海湖泊中寻找着自己的归路。不论欢愉或者慰藉，总归不是一个人度过这格外寂寞的夜了。

夜色沉沉月满庭，是谁吹彻绕云声。匆匆只管翻新调，哪管催花风雨频。

一事休了，陆云袖躺在那里，只感觉自己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身子酸痛不已。她呆呆地看着床顶——顶盖上是紫红色的花纹，雕着精致的图案，嫣红的帐幔与坠饰在静静地摇晃着。

她叹了口气，一抬眼，就看沈世子已然起身着衣，不觉心中微酸：“你要走了吗？”

他抬头看看天色，回首俯身，在她脸颊一侧亲了亲：“这是舍不得我走？”

陆云袖欲言又止。她当然知晓，这番事说来是王府内的秘密，传出去也是桩丑事，她哪里敢声张。

沈世子取了那落红的帕子，转身去了，陆云袖却是拦也不敢拦，生生地放他离开了房间。



第二章

沈风栖

待到他背影彻底消失在夜色之中，陆云袖看看天色，这才发现快要寅时了。她顿时红了脸，想不到居然折腾到了现在，估算了下时间，已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睡觉，再过大约一个时辰便要起来奉茶，作为新妇，想来规矩还是要守的。

陆云袖翻身躺回床内，叹了口气，一时间五味杂陈，用“波涛翻滚”四字来形容最是恰当。她将昨夜的情形颠来倒去地想，又过了将近半个时辰，她却突然坐起，又出了一身冷汗。

若他是沈风栖也便罢了，可他为何不肯脱下面具，让她瞧见他的真实面容。假若他不是……

陆云袖慌忙起身，也不管自己到底有多难受，先赶紧将凌乱的床收拾了一遍，而后又望了一眼右手——那原本鲜艳欲滴的守宫砂，已然消失不见。她一口气噎在喉间，仿若有吐不出的怨气。这情势顿时打击得她措手不及，跌坐在地上。

“少夫人醒了吗？”门外传来丫鬟的声音，陆云袖听出来这是昨夜扶着自己进门的两个丫鬟中的一人。

她慌忙高声应道：“稍候，就来。”

这满身的吻痕，可不能让丫鬟瞧见，要是有个嘴碎的说出去，且不知会让她陷入什么境地。以防万一，她必须对昨夜的事缄口不提。

将肚兜、褙衣穿上之后，她又收拾了凌乱的头发。待屋内一切妥当，已经让人察觉不出发生过什么后，她这才勉力擦干眼泪，强自冷静地坐在床畔：“进来吧。”

两个丫鬟一人手捧盥洗的脸盆，另一人捧着新嫁娘需要穿的衣裳，款款而入。

这两个丫鬟，一瘦一胖，瘦的那个着了件碧色绣花袄子，而胖一点的那个则着了藕荷色的绣花袄子，两人只是颜色不同，打扮基本相似，看起来也是十分可人。瘦的那个将盥洗的盆放下之后，又搬来脚凳，让陆云袖踩着下床，其间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自己。

“少夫人，奴婢唤小碧，以后便是我们来服侍您。”穿碧色的瘦小个子小心翼翼地，眉眼微垂，倒是个美人胚子。

至于胖的那个，刚要说话，陆云袖就问：“你是叫小荷吗？”

“对啊，少夫人您怎晓得？”

陆云袖一阵无言。碧荷、碧荷……这丫鬟二人也如此得她的心，到底是谁的安排，这般周到，却是让她对昨夜的事情越发愧疚。

梳洗完毕后，小荷让她选一下王妃赐的衣裳。最后她着了件淡红色织锦的长裙，裙裾上绣着点点洁白的梅花。小荷又将她乌黑的秀发绾成如意髻，仅插了一梅花白玉簪。这才是此时红白喜事相交最合适的穿着。

小碧在旁闲着无事，不由得赞了句：“少夫人可真美。”

陆云袖打量着铜镜里自己的模样，十分清淡的打扮，却也显得有些精神不济，她想到夜里发生的种种蹊跷，肚里仿佛藏了千言万语，顿时无精打采起来。

她说：“我们去吧。”

小碧与小荷跟着她，着实委屈了这两个娃娃。毕竟她在王府中，也算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显然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但看她们俩并未露出任何异色，陆云袖只觉更加愧疚，于是自己一人朝前头快步走着。

睿王府格局很大，虽是冬季，却依然有不少奇花异草种植在院子当中，可见睿王爷在朝中的势力也是非凡。整个王府颇有九曲通幽的感觉，各色花树相映成趣。远处有假山流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就近处也是红梅点点，风姿独特。

陆云袖不由得自嘲了下，自己住的那小院，还真是远得有些离谱。她走得颇感疲乏，才听见小碧说了句：“少夫人稍候，已是到了。”

陆云袖深吸了口气，来了，这王府的一大家子，要来审视她这个新嫁娘了。

嫁进来之前，便听闻睿王爷比别的王爷要专情一些，统共只有两位娘子，



一位是诞下世子沈风栖及两位郡主的正妃，另外一位则是自己这短命的相公小公子沈风景的娘亲云萝夫人，也便是如今的侧妃。

据传这位云萝夫人年轻时，美艳非凡，在整个朝都已是无人能及。原本皇帝是想将她纳入宫中，后因睿王爷护驾有功，便做主将云萝夫人赏给了睿王爷。王爷此后，还真就未曾再纳过其他妾室。

陆云袖在下人通报后跨进了正堂，因为是个新人，她暂时不好抬头张望。给王爷、王妃与侧妃奉完茶，又收了见面礼，她后退几步，恭敬地跪下，大气也不敢出。

坐在主座的王妃问：“你叫陆云袖，是吗？”

陆云袖点头应是。

“既然嫁进我们王府，以后便是王府中人，这将来啊……侧妃还需要你多加照应，她可就、可就你一个女儿了。”

说完话，王妃便开始垂泪，侧妃恐怕也是悲从中来，不自觉地也跟着开始哭。

陆云袖一时不知该怎么做，只得低眉顺眼地跪在原地，不时抬眼偷偷观望着眼前的情况，最后是睿王爷咳了一声，将混乱的场面控制住：“好了！云袖毕竟初进门，你们两个先歇歇，这是喜事！”

侧妃先止住眼泪，随即唤陆云袖到近旁开始问话。她的声音有些凉飕飕的，就跟这冬日的寒风一样吹得人有些不自在：“来，你抬头让我瞧瞧，是怎样的好姿色。”

陆云袖抬起头，正好与侧妃的目光对撞。侧妃着实美艳动人，虽早已生过一位公子，却未曾让人感觉到她年华的逝去，眉眼之间依旧是魅惑人心的韵味，这让陆云袖想起那些年关于云萝夫人的传说，心中暗道，还真是名不虚传。

可是她丝毫没有错过自己这位庶母妃眸中一闪而过的一丝厌恶之情，还听到她特意问：“这分明是冬日，云袖你这脖子上的痕迹，是被什么小虫咬了吗？”

陆云袖心里咯噔一下，单手捂住自己的脖子，支支吾吾地回答：“不晓得，可能也是不太适应，昨夜睡了一宿，早起便发现起了点红印。”

这个侧妃云萝夫人，果真是十分精明，这点认知让陆云袖强自镇定下来，非常坦然地回望了过去。

云萝夫人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倒是王妃说了话：“想来是云袖刚住进那老屋的原因，待会让小碧去我那儿取些药，抹抹便好。”

“是，谢谢母妃。”陆云袖悬在嗓子心里的心又落了回去，算来，若是她与沈风栖圆了房，王爷与王妃定也是知晓的，替她解围也是必然。

云萝夫人接着说：“起来吧。刚好，我儿逝去七日，即将入殓，媳妇入门，自当由她守夜不是？”

陆云袖点了点头，起身应答：“儿媳明白。”

总归用大笔银子娶她进来，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除此之外，大概便是守活寡到老。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哪里敢不同意。

云萝夫人颇为满意地点头，却还是提了要求：“莫要以为守夜是件简单的事情，你既嫁进王府，还需将此事做妥当。”

陆云袖心底微微一寒，明明是王府将她娶进来的，却为何似乎对她十分不满。话里有话的感觉令她颇为不适。妥当？还需如何妥当？不过就是面对个棺材守夜而已，还真以为她不敢去吗？一时之间她有些沉默，场面尴尬起来，幸好此时有人替她打了圆场。

“原来这便是弟妹？看来今晚有人替我守夜了。”

一道低沉的声音窜入耳朵，却如同天打雷劈一样，陆云袖僵在了原地。

沈风栖！这是沈风栖！

原本她不应如此的，作为一个弟妹，同时还是个未亡人，哪里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直视着相公的兄长。

但一夜的记忆太长，一夜的记忆太过清晰，声音上说不得不是，却又说不得太像，这模棱两可间的感觉，令她反而增了疑窦。

陆云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希望那个人是沈风栖，但倔强的性子，却令她定要仔细瞧瞧这个男人才行。

若说他风神俊秀，那只是冰山一角；若说他俊逸非凡，那也仅算粗略描画。沈风栖仅仅是站在那里，便似是绘出风骨二字。他着一身绣金纹白衣，竖青墨玉冠，长身玉立，俊挺不羁。或者是前几日的伤心及守夜的辛苦，他倒是显得有些憔悴。

等等！守夜？！

若他在守夜，那昨天晚上的那个……

陆云袖踉跄了几步，险些晕厥过去，幸好沈风栖连续快走几步，抢先扶